

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riding a motorcycle away from the viewer down a long, straight dirt road. The road stretches from the bottom center towards the horizon. The sky is a vibrant mix of orange, yellow, and red, indicating a sunset or sunrise. The sun is a bright, glowing orb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horizon. The ground is a mix of green grass and brown dirt.

愿为羁旅人，
行脚傲烟尘

马登辉◎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思
为羁旅人，
行脚傲烟土

马登辉◎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愿为羁旅人,行脚傲烟尘 / 马登辉著. — 哈尔滨 :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17.4
ISBN 978-7-207-10995-8

I. ①愿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7697 号

责任编辑:付秋婷

封面设计:鲲鹏

愿为羁旅人,行脚傲烟尘

马登辉 著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
邮 编 150008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

电子邮箱 hljrmcbs@yeah.net

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5

字 数 9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7-10995-8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、赵景波



马登辉，生于1998年1月
18日，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
人，书，以短歌馈初心，以
长篇赠韶华。

原以为生活多少会有一次可以心平气和地待我，但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大耳刮子上脸，疼吗？当然疼了，但“疼”不是我逃避生活的理由。“明天我会试着微笑，但无法忘记你”，不管这个“你”是谁，都曾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是你们让我直面生活，让我在“疼痛”中做一个让自己欣赏的人。“疼痛”让我清醒，让我心安理得地向明天的生活微笑。打疼我也不要紧，打醒我更是我之幸。

马登辉

2016.4.14

第一章

20 世纪 90 年代末，市场经济蓬勃发展，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奔赴在各个行业，共同创造着跨世纪的繁荣昌盛，香港、澳门回归了，肆虐全国的洪水败退了，人多力量大，这向来是我国的优势。与此同时，计划生育也施行了十多个年头了。

放开计划经济这根绳，就得抓紧计划生育这条藤，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，这是无可非议的。毕竟当年转型时期的社会重要的是发展经济，而不是生育。

计划生育施行伊始便是雷厉风行，从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

末的这段时间里，计生委所过之处的那股凌然“杀气”不知震慑了多少怀上二胎却不敢生的住户，这种气势，是当今执法必严的城管大队所不具备的。

话说这一天计生委的车队风驰电掣地开往草原深处，他们的目的地已经明确，不料在行进过程中，一道如刀切般的深沟猛然横在他们面前，开车的人纷纷踩下刹车，带头的麻子脸吓得心乱如麻。

一行人弃了车，徒步寻路。这地方三面环山，高山深谷是天然的防御工事，要找的人家就在眼前，你却不知道从哪进去，这就是 80 年代的有些逃犯活活困死在这儿的原因了。

还好随行之人中不缺好手，当地的派出所所长来了，所长姓郝，是多年前的一名转业军人。如今重操旧业，搞起了侦察，一帮人就这么叫苦连天地跟在他身后，磕伤划伤的大有人在。

一行人衣衫不整地找到了入口，迎接他们的是三条彪悍的大狼狗一声高过一声的逐客之声，他们的主人，曾经也是一名军人。

伴随着狼狗的狂吠，一个身着老式军装的中年人推门而出，他昂首阔步地走出大门，就那么微微地看了看这些人的眼睛，他的脸上还是那样习惯性的平静。

“呀，领导们都来了这是？郝所长，你也过来啦？真是叫领导们辛苦了！”中年人说话很客气。

“老马，不，老班长……我这就是改行了，也不是个领导嘛。”郝所长满脸堆笑地说。

“那都过去多年了，咱不说过去，我这会儿就是个放羊的。”说话间主人掏出一盒国宾香烟，利索地点了一支。

“平时也不见领导们来，今天来也来了，吃完手把肉再走了哇！”主人的态度很是和善。

“肉是吃不成了！我们这是办公事来了，你配合点就行！”为首的主任说着话眼皮都不抬一下。

“说半天是这么回事儿……你直说哇，叫我咋配合？”

“叫你媳妇儿来，我们带她走。”

“那是我媳妇儿，凭啥跟你走？”

“不跟我们走也好说，你，带你媳妇赶紧做引产手术去！”

“哎呀领导，再有俩月就生了，出了人命那可就不好了。”

“你歇心（放心）哇，咋也得保住大人，这要是大人出点啥事儿，我们肯定也好不了！”

“照领导那意思就是肚里头那孩子咋也留不住了？”

“没办法，我们这就叫依法办事儿。”

“你看这事儿闹得……问题是她这会儿不能出门呀！”

“我算服了你了，这就是法律知道不？法律跟前甬说你这

种退伍兵了，就算司令员来这儿也一样！”

“知道，这我都知道，我倒是也听说了个事，就说你们那个什么局长，他媳妇儿又生了个小子……”

“你快甬在那胡诌了，啧啧……你们这些乡下人也敢瞎编，那嘴快赛说书的了！”

“行了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今天这事情你倒是想咋解决哇？”主任探着身子，伸出两根手指戳向老马的眼窝。

“该咋解决就咋解决，前提是想进这个门，先拿枪堵我脑袋上再说。”还是那么平静地回着主任的回话。

“你这个人呀……你是真不懂法律还是装不懂?!”

“就算是装的哇，法律给过我杀人的‘权力’，但是，它今天也没说剥夺我救人的‘权力’!”

“对，你以前是部队的狠茬子这我知道，你也甬给我忘了，这一直是法治社会!”

“法律也要保护人权!”

“你这叫偏激……你……你这就是曲解法律!”主任一抖手，又把“二指禅”使了一遍。

“你这个兵痞子，痛快点儿把人揪出来!”

“你揪一个看看!你当是你年轻那阵儿，揪住谁整谁是不?!”

“揪出来！今天就算给这家人翻个底朝天，也得把人给我揪出来！”麻子脸恼羞成怒，咆哮着命令部下。

“来！往前来！”老马这两声喝地山体都颤了两颤。

主人攥着镐头的手青筋暴起，一镐头抡在墙上，墙体一颤百斤巨石直接被分了尸，狼狗的眼睛也红透了，它们拼命地要挣脱大铁链子，血染红了皮项圈。

“行，有你这么一下行了，我看你还能支棱（硬撑）几时！”主任伸到半空中的手又想戳人眼窝子，不料被郝所长一把抓住了就往后拽。

车队跌跌撞撞地开出草原，风起处，浓重的汽油味儿扑面而来。

很多年前的一个深秋，一位退伍老兵站在他的防线上，没有戾气，只有傲气。防守，是军人的使命，这是脱下军装也无法撼动的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不是为了国家，是为了自家。同样面对着家园的入侵者，曾经在祖国另一端的热带雨林，他的身后有无数像他一样剽悍的勇士时刻准备着——敌若有异动，血溅在五步。而如今，只有他一人站在这荒凉的塞外草原上，身后有的只是结了秋霜的绵延群山，还有那空荡的、欲哭无泪的苍穹。

* * * * *

保得住母子平安，却保不准“破财免灾”，市场经济是随着货币的流通而运转的，可见货币的重要性。没钱，市场都没空搭理你，也就不要指望着息事宁人了。

正隔着卡车护栏清点马匹的老马就是这个处境，人祸可以避一时，但未必能轻易赶它走。没办法是因为手头紧，宽裕起来每一张钞票都是一个点子，没必要考虑那些可有可无的条件。只要超生罚款一交，你还是从前那个劳动模范，同样，孩子的户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不知道对于超生罚款的数额有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示下，总之老马被告知需缴纳罚款六千元，六千元是个什么概念？这对当时的普通牧民来说，这些钱足够买下十年的过冬饲草了。

“我答应给你交上去，你就别指望开出这么一个单子就想叫我跟你低个头、求个情，你坐办公室数钱就行了。”这是原话。

因此老马动用了存折里所有的存款，得钱两千八百块，他搞养牧是白手起家，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拥有了一定规模的羊群、马群，并且还有存款，在这久旱成癮的苏尼特草原已经很够意思了。那个时候家畜的价钱普遍不高，价不高，只能多处理，大批处理羊那是万万不行的，如果羊处理得过

多，那就准备好来年秋天拖家带口逃荒吧！

不处理羊，处理什么呢？

老马背着手绕院子转了老多圈儿，当他的目光定格在马厩的那一刻，他的心也随着马驹撒欢儿而颤动的缰绳而重重抖了一下。

* * * * *

又是一年的初冬，草原下起了雪，没有风，就那么稀稀拉拉地下着。

重卡小心翼翼地停在了沟畔，沟里的泉水已经结上了一层薄冰，一群瘦骨嶙峋的马还在喝水，它们已经解下了羁绊，这一刻，它们自由了，自由地无所适从。

主人抚着头马的鬃毛：

“虎子，家里头没法儿留你了，留下了，你也就是个受饿了。”

头马听完，一口气跑出了老远，撕心裂肺地嘶鸣响彻山谷。

冰冷的护栏“叮咣”一声打开了，卡车的发动机也开始预热了。

“虎子，上！”主人把手一招，就像昔日里隔着老远示意

它回家一样。

头马一跃而起，稳稳地落在了车斗上。

三匹、五匹、十匹……整群马一个不落地上车，主人手里的鞭子没有一次是扬起来的。

这一去，要么辗转他乡寄人篱下，撞上个脾气不好的主人，挨鞭子是免不了的。或者它们会被一股脑运到屠场，挨个儿倒在屠夫刀下……或许这就是它们的宿命，人可以不信，可它们不得不信。

“爹，虎子它们会去哪？虎子会叫人欺负不？”十岁的长子腾冲无所适从地问他的父亲。

“虎子朝东边儿最好的草场去了，再也不用受饿了，爹在呢，没人敢欺负虎子。”

“哦，那虎子还能回咱们家不？”

“能，等你们兄弟长大了，爹就一个不落地把它们接回家。”

卡车晃晃悠悠地开走了，腾冲追着车子一个劲儿地跑。

“爹你赶紧过来呀！你看，虎子……哭了！”稚嫩的童声带着哽咽惊呼着。

只见此刻的头马全然没有了往日的羁荡，它隔着护栏，默默地流泪。

“爹，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儿子，你回来啊，爹都看见了！”老马的语气还是那样平静，只是这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又刻出了几道沧桑。

卡车突然加速，车轮扬起了沙土，腾冲揉了揉眼睛，眼眶涨得通红。

“虎子也走了，那要是过几天白毛风再把羊群刮丢了，谁领咱们往回找？”

“虎子也走了，谁送我上课？给我弟弟找大夫怎么办？”

“爹，虎子不能走呀！”腾冲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“儿啊，爹也舍不得，爹养了虎子十三年，十三年呀！那一年爹从南方回来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虎子还是个马驹子……看见了吗？就是这条路上，虎子驮得你妈，爹就抓了个缰绳，三个人就往回走……”

父子俩抱头痛哭，多少辛酸，多少无奈，在这片空荡的草原上得以释放，没有人可怜他们，他们也不需要任何人去可怜，真正的汉子就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头咽，就算不幸卡在了嗓子眼里，也不会表现出自己的痛苦，我能预见它，就能经得住它，这没什么可说的。

罚款共计人民币六千元，老马一分不差地交了上去，他还是那个劳动模范，当然，孩子的户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第二章

军训场上，一个班的新生们晒着内蒙古高原上最毒辣的太阳，一同受训的还有十个班，可人家都在原地休息，唯有三班的教官迟迟不喊解散，是啊，受训不到三天就晒倒了六个，作为这批教官里资格最老的兵，许教官能不恼火吗？晒着，眼馋别人也不好使。

队列里，通宵泡网的王冉可能是中暑了，他同样是满头大汗，但嘴角还在不停地抽搐。

“马腾渊，我撑不住了，真的撑不住了。”

“你再撑一会儿，你不想解散了？你咬牙撑住！”马腾渊双目有神地低声回话。

“说话的出列，五十个俯卧撑准备，做完解散！”

得，做吧！没看见一双双可怜巴巴的眼睛齐刷刷地冲自己看过来了吗？！

马腾渊主动出列，在教官的口令下开始做起了俯卧撑，五十个俯卧撑就够他受了，许教官还时不时纠正他的动作，马腾渊还是面不改色地撑下去。

在所有人目光的安抚下，马腾渊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，不等大伙儿欢呼，意外发生了——

中了暑的王冉像根被马刀斩断的木桩，来不及犹豫就滚落到地上去了，正欲起身的马腾渊见势不妙，就要翻身去接他，不料臂上少力，翻身不成，王冉整个人就奔他砸下去，在他背上砸了个结实。

王冉被许教官一把拽起来，马腾渊拍拍土，咬了咬牙也站了起来。

* * * * *

队列里，马腾渊尽量让每个动作都做到标准，但此刻他的腿脚有点不听使唤了，许教官当然是看在眼里的，他迟疑了一下问道：

“那谁，你怎么还顺拐上了呢？动作规范有问题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马腾渊利索地回答。